

與汪端明 聖錫

恭審出命中宸升華次對除書甫下公論僉諧竊惟  
侍郎丈名德之重宜在本朝力扶正論今茲遷授特  
擢用常典固未足爲深賀也邊遽未寧入秋已十日  
尚不聞大有設施可爲寒心大人處比得近書目前  
亦且安靜未知將來何如耳某以引見候告濡滯留  
臨安百餘日近方還會稽初欲就桐廬舊闕既而思  
之恐不察者謂邀求近次遂一聽之今所待闕雖四  
年有餘然專意爲學之日甚長政所欲得也第遠遠

誨席所當致力先後之序茫然不知端倪若蒙時因  
賜書曲賜開諭幸甚

癸未七月

某區區之跡昨侍行歸自黃岡留會稽外祖處數月  
中冬復過浙西挈提幹家叔一房歸娶今還舍餘六  
旬矣侍下無它事得以專意書冊但冥頑之質獨學  
寡陋殊無所發明瞻望函丈在天一涯無從側聽聆  
欵下情但深企仰和議甫定目前遂可奠枕然所當  
慮者政在此而不在彼也開府方初竊想威惠並舉  
以大填拊一方之民惟念蜀遠在萬里外有隣敵旁  
有師屯下有五十四郡之衆屈信呼吸安危繫焉敢

祈覃精籌度博稽衆謀以寬西顧之慮幸甚國博丈

去就之節凜然可以爲吾道賀今茲游膺召命聞既

至都下計已有除擢矣

乙酉正月

開府旣久庶事當已就緒具侯入覲一面之憂責尤  
重維御綏懷之略填拊控制之宜竊想成畫固已素  
定更新深省遠思博盡衆智上寬西顧之慮豈勝幸

甚

乙酉四月

開府亦旣踰年雖久於外服甚鬱公論然西南萬里  
得以奠枕亦豈小補哉司諫丈盡言極論進退以義  
直節凜然吾道之光也甚盛甚盛計程當已至豫章

想安問自絡繹蜀固多士成都又蜀之樞會鑿裁之  
下得人必夥當人物表謝之時政政曲加誘掖摩厲  
以共扶此道此實先生長者之任也范集錢板畢工  
欲求一編誦閱因便儻蒙付示幸甚四月

恭聞入覲已次近境纍然喪次無繇趨伏道左下情  
弟深悵快厥今公道統盟善類宗主邦家之所倚賴  
斯民之所依歸皆無在侍郎丈右者凡出處進退之  
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儻誠意交孚元氣可復則固當  
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本末自有次第不必徇匹夫之  
小諒避世俗之小嫌五未然而道不可輕用物不

可苟合謂宜明去就之美以感悟上心風示天下使  
後進有所矜式於吾道固非小補也此在侍郎丈想  
素有定論但託在門墻之久不敢不盡其愚耳抑又  
有一說人情物態向背離合古今所同惟覬函蒙包  
納不見哇畛以潛消彼此異同之端衆正之福也六

九月十四日

治疊想已就緒雲山勝槩亦可舒豁煩滯但當舟車  
之會若及今便立規摹令應接不至費力亦清心省  
事之一端也書籍分實數處積歲久不次比豈無蠹  
毀之虞莫若以時收集為善陳益之在永嘉城下居

亦累月不得書矣近建寧刊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考訂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不知嘗過目否前輩言論風旨日遠記錄雜說後出者往往失真此恐亦不得不為之整頓也

癸巳

少稟新太平州司戶趙焯舊與之從游有志

練達世故於輩流中不易得願一聽聲咳儻有以語之想必能佩服入亦季路同年也餘既於前書拜稟更不重出

癸巳

真居浸久治疊當已就緒酬酢漸令就省尤善入

不遠者中應接之非願卷之宜也言行錄或因繙閱遇有訂正處口授侍傍者抄出似不為煩而於後學甚有益其少暇亦當試據所聞見考求續當請教近亦因書嘗語元晦得報亦甚欲得討論也

癸巳

少稟新臨江教授王遇篤信嗜學為人殊務實願得親聲咳敢望詳賜誨誘幸甚士風浸衰真知尊敬前輩者蓋不多得儻示以端續庶幾其志益堅也度其到尚在一兩月後更不詳稟

癸巳

少稟近欲刊橫渠集已刻數板矣而子澄具道嘗聞誨諭在成都所傳得於橫渠之孫棗為詳備今即令

輟工專道人往拜請敢幸悉以付去人或尚留黃岡亦告遣一介往取令此人候伺數日無害也使學者得見全書亦非小補儻籤秩叢錯小史輩不能檢尋儻伯時昆仲以成就此段為念母憚出郊之勞尤為厚幸顧不敢請耳癸巳

其哀苦不死行復祥祭追慕奈毒無復生意它不足動尊念向見劉子澄傳道尊意是時以四方士子業已會聚難於遽已自今歲悉謝遣令歸蕭然遂無一事却得專意為學遠去函丈之久惓惓馳鄉形於夢寐免喪決當造門求旬月之款但遲速未可預計要

不出夏秋之間耳浴中文字續檢得告因便付示蓋朱元晦妻趣欲早補綴也元晦所定祭儀亦望送下或傳伯時之官欲為迎侍計果否一動似亦匪易而若雪地近亦不無當慮者更覲審處也自餘子澄當

能具道

甲午

其哀傷之餘無復生理他不足勤軫記瞻視不至妨緇閱否默坐靜養久自有趣至於酬酢顧眄遠覽熟視皆損目力非獨於書冊當博節也元晦祭儀配祭一段其說固有後來配以元妃而繼室別享固欲省並備之瀆然奉祀者或繼室所出乃廢元妃之配無

乃以私而廢公以卑而廢尊乎不知嘗為裁處否忌  
日之變兩說似輕重未適中亦須熟議也元晦書已  
領欽夫亦猶未得安問每念之也原伯舅氏官祠亦  
未曾見正報然近得書已歸次九江矣許冲元集某  
偶到墳山已令舍弟徑檢付來人舍人文季予有立  
如此足以知世德之不墜想甚慰尊意押

某哀傷之餘志意摧落無足言者以事勢度之必可  
歲拙里巷初擬改月請祠復恐其不察以為有所徵  
求尚爾遲遲也橫渠遺文俟元晦送到即附刊於後  
伊川言富鄭公書及吕和叔帖前此皆未見和靜論

春秋帖舊却有之欽夫近連得書全復舊矣  
午甲

近造函文非惟積年依鄉之誠得以開釋而旬日獲  
聽教誨警省啓發周浹篤至敬當服膺佩戴不敢發  
忘還舍幸無他不足勤尊念金華連得雨高下沾足  
歲事已可望不知三衢復如何善言錄橫渠錄謹先  
拜納尹和靖論語跋亦錄上其餘孔諫議章疏及經  
義之類潘叔度已附往向蒙尊論欲作德清高丞書  
取高侍郎所藏伊川語儻得之望賜示及通鑑編類  
異時或可檢尋亦望付下此間却可續成也今因陸  
九淵主簿行謹此附起居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勁

直輩流中少見其比恐不可不三拾惟開懷成就之

為望

甲午六月

其掩閔塊處殊無進益承謦咳雖新已復傾仰間居幸少拘絆年歲間自可再扣函丈近得朱元晦書亦擬俟辭受定會於懷玉山中也高丈手抄伊川錄更祈留念但期於獲見遲速則不敢計也通鑑編類儻已檢出望蚤示下唐史僕射班次訂正甚明李習之所載想是得於傳聽未嘗深考大凡記錄故實雖同時人外駁蓋亦時有之不可便以為斷也甲午七月上饒之居有定議否朱元晦約來春至婺因為天台

鴈蕩之游或謂渠久不出今雖尋山然適當一二公登用之時自遠而近恐不察者或以為疑此誠過慮告試為斟酌儻渠出果有嫌則某却當入閩訪之往還必皆得款侍若元晦可出亦須送之至衢度侍見之期要不出三兩月間預以為慰甲午

與曾大卿原伯

往見三八舅亡張子韶得程致道湖上修史例遂有欣然之意當時已知此老志氣之衰今日諸公亦以朝謁可免為言某病在手足耳若心志則未也何至頓迷取舍乎



與艇齋甘先生書

某區區之迹自惟憂患屏居五年闔戶溫習故書粗  
似安適去秋偶復有無府之命黽勉此來供職亦踰  
半載湛浮竊食殊愧初心誨警箴規惟門下是望先  
人交游凋落向盡海內交執如契友不過一二人而  
已所以惓惓歸誠非若簡牘之虛也趙景明兄弟來  
能具道比來啓處之詳雖未獲待坐亦足少慰閒闊  
偶因景明遣人還輒此附拜起居向暑敢祈厚為道  
義護重

與張荊州敬夫

共以某官聞道達者積有歲時身歷世變而獨貫盈  
虛消息之幾心玩至理而處清曠幽閒之地所蓄既  
厚所養既深海內之士共俟應聘而起以觀儒者之  
效今茲旌纛之來萬目共視一舉一措蓋將占吾道  
之盛衰雖小國寡民不勞餘刃然儆戒祗懼固自昔  
聖賢不已之誠也

某質魯材下雖竊有意於學而顧蒙鄙塞莫知入德  
之門願承下風而請餘教爲日久矣迺者免於憂患  
適有校官之除近復例受分教之命到官甫數日而

恭聞麾幢既有近問遂獲進預指呼之末積年所願  
一旦獲伸尚容俯伏坐隅側聆聲效以疇夙志若乃  
道諛不情之言蓋非晚進事君子以誠之義有所不  
敢也 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兩年承  
教可謂浹洽然於要的處或鹵莽領略於凝滯處或  
遮護覆藏為學不進咎實由此

大槩以收斂操存公平體察為主

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  
相承接耳

明典文

亦先考治

本末

於大畜之所謂畜德明

道之所謂喪志毫釐之間不敢不致察也但恐擇善  
未精非特自誤又復誤人

吾丈者世道所繫居之實難謂且深體志未平之戒  
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違乎所感者果皆正乎日  
用飲食之間果皆不踰節乎踈密生熟歷歷可見於  
此實用力焉工夫自無不進之理

我方閑居既非其同寮又非其掾屬義亦有所止矣  
易傳隨孚于嘉義恐最宜精玩蓋多為其樂善美意  
所移易得侵過爾又賓主資稟皆明快則欠相濟之  
義尤易得侵過也

儉德所難所謂儉德蓋凡事斂藏不放開之謂  
士大夫私意克治不盡自納敗闕令在旁者得以指  
點故不知所倚耳

從前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却欠克治經歷之功思  
慮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積畜未厚而發用太  
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始欲和合彼此而是非卒以不明始欲容養將護而  
其害反至滋長屑屑小補迄無大益所謂州平幼宰  
之徒初豈大過人孔明惓惓之意乃至於是故身後猶  
留數畚人材社稷不隕者數十年其原蓋在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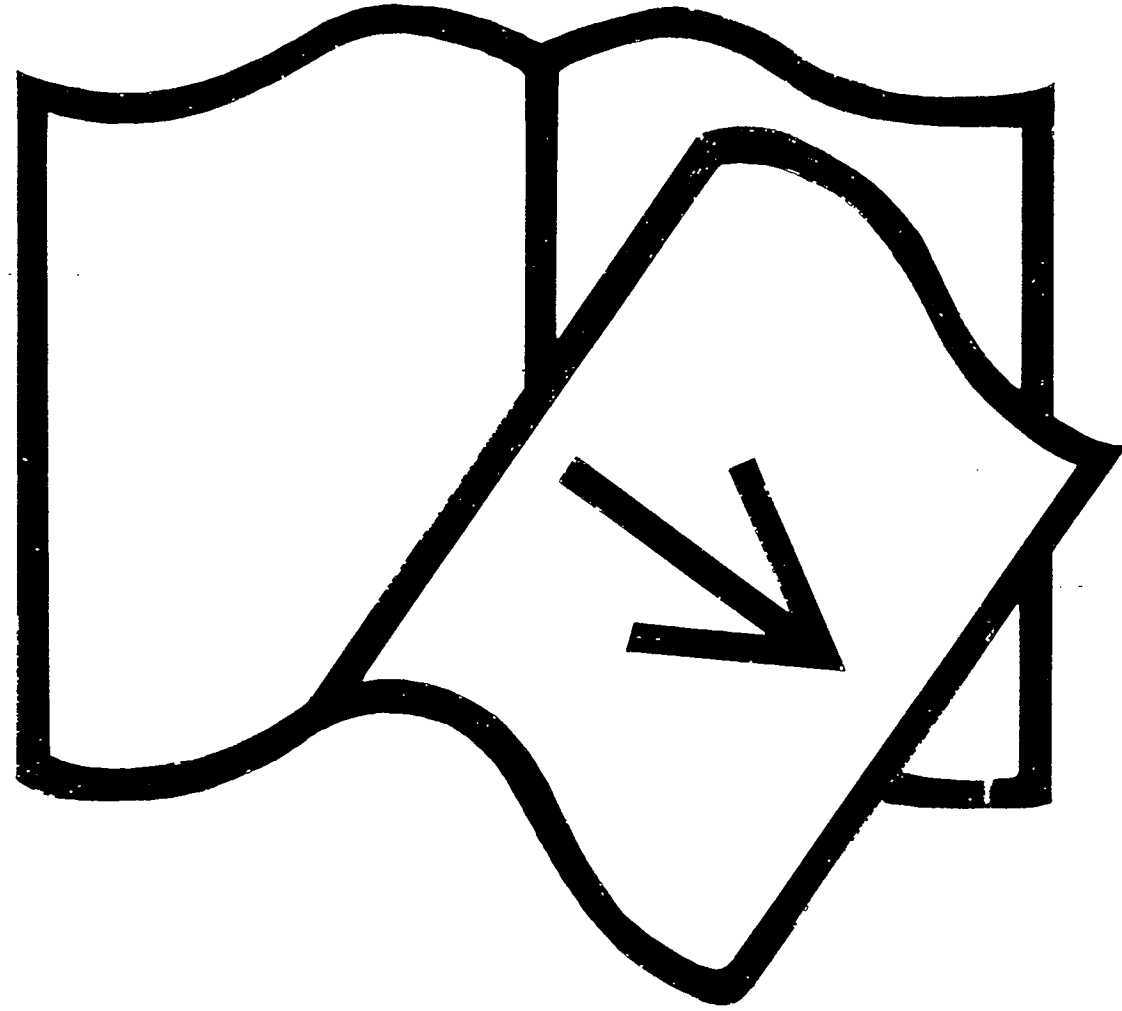
與朱侍講元時

某侍旁粗遣但獨學固陋念欲咨請訂正適以有德  
清親迎之役遂復未果俟至秋末當謀西安之行以  
踐子澄所諭山寺之約也少意此間有一士人欲以  
伊川易傳鋟板近聞書府所藏本最為善子澄之言云尔今  
於賓之文處假專人拜請敢望暫付去介異時却得  
面納也迫行凌遽姑以幅紙問起居宅祈厚為斯文  
護重

某官次粗安學官無簿領之煩又張文在此得以朝  
夕諮請雖於習察矯謔不敢不勉第質鈍識昏殊少

進益深味來教所謂見下學上達之要而實加功之  
語切中平日之病悚然累日所恨相去阻邈不得面  
請若蒙指示其要俾知所用力豈勝幸甚竊自揆度  
領解敏悟固後輩流至於篤信確守雖不敢謂能妄  
意或庶幾焉苟有以教之則必不至若存若亡負諄  
誨之厚也伊川先生行實其間今商量處既見於張  
文書中矣尚有欲言者吾道本無對非下與世俗較  
勝負者也汪丈所謂道不同不相知非因其說既而  
思之誠未允當但詳觀來諭激以物類厲頗之廣大溫  
潤氣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引如注中東坡字

改為蘇軾不知以諸公例書名而釐正之耶或者因  
辨論有所激而加峻非出於前說固無害出於後說  
則因激增怒於治心以不可不省察也通書已依易  
傳板樣刊但邵康節一段所謂極論天地萬物之理  
以及六合之外不知六合如何有外末載伊川之類  
亦恐是邵家子弟欲尊康節故託之伊川不知可削  
去否其它所疑張丈已報去更不重出太極圖解近  
方得本玩味淺陋不足窺見精縕多未曉處已疏於  
別紙人回切望指拙文讀龜山中庸有疑處數條錄  
呈亦幸垂喻科舉之習於成已成物誠無益但往在



原件短缺

金華兀然獨學無與講論切磋者間巷士子捨舉業則望風自絕彼此無緣相接故開舉業一路以致其來却就其間擇所望者告語之近亦多向此者矣自去秋來十日一課姑存之而已至於爲學所當講者則不敢怠也伊川學制亦嘗與張丈參酌如改試爲課歲時歸省皆太學事郡庠則初無分數利誘而歸省者固往來不絕也增闢齋舍俟秋間郡中有力廼爲之尊賢堂之類但當搜訪有經行之人延請入學使諸生有所矜式則已不先先生之意恐不必特揭堂名也發州易傳已畢工公先用草紙印一部拜納

夫爲樣轍回禽縱低昂之用竊爲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孟子深斥揚墨以甚不似仁義也同時如唐勒景差輩浮詞麗語未嘗一言與之辨豈非與吾道判然不同不必區區勞頰舌較勝負耶某氏之於吾道非揚墨也乃唐景也似不必深與之辨邵氏載康節一段意主於稱康節而濂溪之語無所見恐不載亦無害科舉枉尋直尺誠如來喻自此當東之高閣矣易傳差誤處旦夕便通往金華談謹厚士人釐正噬嗑和且治矣一段發明尤善蓋當時草草之過也更看得有誤處告徑附置來臨安俟刊改斷手即摹印

數本拜納次呂與叔中庸序說前此每以示學者伊  
川崇寧後出處以無文書考正西邊棄地始末以治  
行控僂俟到臨安少定當討論求教也謝先生語其  
意似謂徒事威儀而不察所以然則非禮之本若致  
其知則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也時事當略聞  
之近時論議者非頽惰即孟浪各實先後具舉不偏  
殆難乎其入此有識者之所深憂也所欲言者非紙  
墨能究

某供職已月餘雖不敢不恪守所聞但風俗安常習  
故之久齟齬頗多此皆誠意未孚之咎惟曰省所未  
至不敢諉其責於人也開諭累幅仰見誨人不倦之  
意其間亦有尚欲咨請處但以吳晦叔聞妻父之訃  
匆匆亟歸又某轉對適在一兩日間未暇詳布當別  
尋便上狀也亦有一二條託吳晦叔口陳不復縷縷  
某更數日遷居政與張丈相隣又得朝夕講肄殊以  
為幸尋常每有所見固自傾盡拳拳所懷亦政如來  
諭之意也

月初吳晦叔歸嘗拜起居問計已呈徹即日秋暑未  
艾恭惟尊候動止支福某官次粗安職守所及敢不  
盡心但學力淺薄齟齬者亦多敢不益思所未至警



省策厲不敢求諸外也張丈又復連牆得朝夕講論  
但恨几席在遠不得咨扣為恨耳李教授聞進學甚  
力其餘有志趣者當不乏人此道孤微惟不倦誘掖  
使向此者多吾道之幸也某上旬輪對對劄謹錄呈  
請教有未安處望一一指示上不間踈遠問答甚詳  
所懷粗得展盡但恨誠意不素積無以感動耳易傳

聞婆女刊正已畢

以相去遠不能一一如來喻但改正誤字而已其版樣未整者皆未

職知也

已令印數本俟到上納次晦叔必常相聚本欲

作書又恐已歸長沙或尚未歸語次望道區區適今日  
往武成王廟致齋而建寧適有便行甚遽略此拜  
稟向者來問數條俟稍按堵當得款曲商推也

其官下粗遣學淺力薄視職業日增愧負雖不敢苟  
簡自恕然殊未能大有所釐正耳至於區區課試之  
末則固未嘗深較也張丈隣牆日夕相過講論士子  
有志與此者亦有一二輩切摩工夫粗不歇滅斷續  
又時閱來誨策厲警省者殊多但書不盡意終不若  
侍坐隅難疑答問為親切耳邪說詖行辭而闢之誠  
今日任此道者之責竊嘗謂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  
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於此此道光明  
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矣孟子所謂吾為此懼閑先

聖之道舊說以閑爲閑習意味甚長楊墨肆行政以吾道之衰耳孟子所以不求之它而以閑習吾先聖之道爲急先務而淫辭詖行之放則固自有次第也不知吾文以爲如何所以爲此說者非欲含餽縱釋黑白不辨但恐專意外攘而內修處工夫或少耳向來所論智仁勇終恐難分輕重蓋三者天下之達德通聖賢常人而言之也在聖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生知安行也在賢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學知利行也在常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困知勉行也恐難指定智爲學知利行勇爲困知勉行龜山之說終不免有疑也周子仁義中正主靜之說前書所言仁義中正皆主乎此非謂中正仁義皆靜之用而別有塊然之靜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乃中正仁義之體而萬物之一源也中則無不正矣必並言之曰中正仁則無不義矣必並言之曰仁義亦猶元可以包四德而與亨利貞俱列仁可以包四端而與義禮智同稱此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者也昨所云文理密察蓋亦如來論初非以爲秘密之密觀察之察也謂如易傳中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等語銖分粒剖各

有攸當而未嘗有割裂杭隍之病析理精微如此乃可謂之文理密察耳陰陽仁義之說鄙意未達終覺未安當更潛思玩味續得求教也中庸不可能道不遠人兩章反覆思之龜山之說誠爲奇險非子思本指向日不覺其非者政緣爲程文時考觀新說餘習時有在者故耳所與諸生講說左氏語意傷巧病源亦在是自此當力掃除也婺本易傳納三本去不敢加裝治誤字皆已改但卦畫麗細行數踈密之類不能如人意悉釐正耳遺書建本未到之前已用去冬所寄本刊板故其間一兩段更易次序處姑仍其舊

餘皆以建本爲正聞曰文亦畢工矣二程先生集疑曲亦當令婺人刊之然新添伊川二子所爲序引殊無家風恐適足爲先生之累欲削去之更望一報見所寄張丈所論時事一一精當不勝歎服此間所共講者亦十八九同也知言往在嚴陵時與張丈講論亦嘗疏出可疑者數十條今觀來示其半亦相類見與張丈參閱續當咨請也其餘已見於張丈書者更不重出相去之遠惟祈因便時賜教習不惜語言痛加砭治乃所願望

某以六月八日離輦下旣去五日而張丈去國群陰

崢嶸陽氣斷續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  
修省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聞以漕渠淺涸尚  
濡滯蘇常間今當已沂江南下矣其既畢二婦禘事  
即還婺女城中修葺寓舍而大人亦歸自廬陵前此  
學中亦已考滿比改秩告下遂得解罷累請祠便養  
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已復申前請矣儻得如志閉戶  
爲學殊爲僥倖或勢迫而出亦當以心之所安條對  
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  
取累不若退處之爲得也向來一出始知時事益難  
平爲學工夫益無窮而聖賢之言益可信所恨離羣  
索居無從侍坐質正耳易傳復納三本去告檢收此  
廼附闕漕叔祖行繼此讀書有所疑問當皆附漕便  
或通足可往來商榷也向蒙教以矯厲氣質之偏此  
誠要論大抵根滓未盡氣稟偏重處不免時時露見  
政當澄之又澄耳太極圖解昨與張文商量未定而  
匆匆分散少暇當理前說也山間游從者爲誰用工  
次第有可見教者毋惜批諭

向見論治道書尺其間如欲做井田之意而科條州  
郡財賦之類竊謂此固爲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  
今日先務恐當啓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衆建

正人以為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為治之具以  
次而舉可也儻人心未孚信驟欲更張則眾口譁然  
終見沮格雖成功則天本非君子之所計然於本末  
先後之序為有憾焉則不可不審也今事雖已往亦  
不得不講論過耳

某丐祠兩請而堂帖婁下黽勉復為此來昨日方條  
對姑致區區之心政恐害理處多稍定當錄往求教  
矣苟尚留此暇日自可讀書惟是同志者鮮所鄉不  
相近者又不能輕拈出塊然索居殊以為懼弟當時  
發書尺中請益耳

大人書前日已附便張文旬日且前得京口書想今已  
沂江矣今歲善類凋喪特甚王芮劉三公相繼下世  
殊令人短氣陽春繼江如縷其將奈何從游者亦有  
可望者否根本未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  
聲教言語以藉口而行則不拚焉媚嫉學問者往往  
指摘此輩以姆侮吾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  
然聖門固自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辨况今日此道  
單微排毀者舉目皆是恐尤須謹嚴也

某黽勉復來供職已踰月但少耦寔徒為况殊索寞  
耳示下太極圖西銘解當朝夕玩繹若猶有所未達

當一一請教亦不敢以示人也先入之說非敢固執  
但意有未安要須反覆講論至釋然無疑而後止如  
孔門之問仁智至於再三往復昔人為學大氏皆然  
蓋主於求益而非立論也論治之說平末誠當備舉  
但言之亦恐須有序如孟子先以見牛啓發齊王之  
良心至語意浹洽之後乃條五畝百畝之說若未孚  
信之時遽及施行古先制度則或逆疑其迂而吾說  
格而不得入矣不識以為如何知言疑義亦竣後便  
蓋七八日來孟享及誕節奔走擾擾思慮未能精詳  
耳對策謹錄呈未是處因便乞一批誨

某官次補遣為學固不敢 殿第微言淵奧世故峻

嶸益知進步之難儻蒙時見 藥不勝幸願曾子益

孟敬子一章竊謂上蔡所解與二先生之意不異其  
曰人之應事不過顏色容貌辭氣三事特繫所養如  
何耳此可見其平日涵養之功矣其曰動也正也出  
也二子自牧處此可見其臨事持守之力矣語意頗  
似完備恐難以臨事作主張斷之惟是遠自遠也一  
語不若二先生之言工夫細密耳知言疑義比與張  
丈訂正者既已附去今復有欲商榷者謹疏于後來  
喻以道生一為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陽恐不可指為

一旣曰陽則有對矣安得謂之一乎好惡性也一章誠如來喻所云若前章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却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平天理也及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若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首章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則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喻以盡心爲集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爲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却似斷定耳若云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何釋氏直曰吾見是性此述釋氏之辭耳非許釋氏爲見性也若後章釋氏見性而不盡性之類則誠有病夫婦之道一章雖指釋氏之病然讀者或不察當刪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蓋世之病在彼不在此氣感於物一章來喻謂不見平日涵養之意竊謂涵養致知爲學者固當並進然昔人立言亦各有所指如中庸不明乎善一章不可謂不見涵養之意也孟子拱把桐梓一章不可謂不見致知之意也若此類不可槩舉知言本文却似無病大哉性乎一章所謂類指一理而言者猶曰一端云耳非理一而已之一也但理字下得未穩若謂一理之外別求天命之全却恐此章無此意也

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答放心求心之間却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平居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利欲之間而一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是矣若曰於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於它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却似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於它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本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漢文顧命章說得大重恐湏刪改凡此未知中否望一一指教又竊觀所講諸章有云淺迫不安汗漫無守有云一何輕詆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有云蓋不由涵養先要知識故湏至如此強探力取方始窺見彷彿若此類恐氣未和而語傷易孟子說楊墨許行陳相輩皆直截道斷至於論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析理當極精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



亦似不可不存也近事頗似有陽復之漸但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兩句大索致意耳

某官下粗造無索居無講論之益恐日就湮廢殊自懼耳向承示以改定太極圖論解比前本益覺精密西銘義前人所未發處益多其間亦尚有所未達恐思之未精不敢輕往求教當更假以歲月平心玩索若猶疑滯不免煩提耳之誨也所先欲請問者如易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先體後用先顯後微之說恐當時未必有此意又解剝圖義太了了恐不善學者不復致思西銘諸本皆作體其愛而歸全今批示本以愛為受於歸全之義甚協但不知用何本改來因便併望批教

某二月四日試院中奉先人感疾之問倉皇奔歸七日未後至家先人既以巳午間易筮齋痛寃毒貫徹肺腑求死無所去秋廬陵之歸自處極安裕齒髮飲食皆勝往時違侍旁未半年遽至大故一官拘縻疾不奉藥餌沒不聞理命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忍死營辨以五月十六日敬終襄事音容永隔攀號摧裂哀慕無窮扶力布直執筆氣塞不能多述喪禮鄉無恙時妻戒飭令一遵典制毋參以僭禮今不敢有違

祭禮數年來尤勤催督竟不及裁定竣暑退亦欲稍  
稍講訂往時吾丈所定條目便望早付下或有暇更  
為參酌令使可遵行尤幸某自遭變故窮苦危迫粗  
有困而反則意思頗知前此汗漫之非但意緒荒塞  
未能詳求誨益耳憂居罕遇便今復屬韓丈附達遲  
速未可料瞻望函丈第深慘愴

某哀苦日深奄奄待盡它無足言者自罹禍變以來  
困心衡慮始知前此雖名為嗜學而工夫汎漫殊未  
精切追味往年喜合惡離之誨誠中其病推原病根  
蓋在徒恃資稟觀書粗得味即坐在此病處不復精

研以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頹弛而  
少精神今乃覺氣質粗厚由心慮粗少元非主敬工夫  
而聖賢之言本末完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  
而不進也但恨無絲親承誨語的實下手處因便告  
詳指示自度今必稍能信受奉行非如疇昔草草領  
略也尹和靖錄見今抄冬深當專遣人往求教所欲  
言者非此能究它祈為斯文葆衛

某罪逆不死復見改歲攀號摧慕無復生意為學固  
不敢怠棄但終少師友策厲之益日用間精明新鮮  
時節嘗苦不續而弛惰底滯意思未免間雜殊以自

懼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於著  
力從容涵泳又多墮於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  
也堅坐不出觀時義誠當如此若或督趣不置則略  
為一起展盡所欲言者積養之久若庶幾動悟幸莫  
大焉如其不然則辭順意篤發於忠愛亦不慮於觸  
駭機也太極說竢有高安便當屬子澄收其板精義  
此間却不聞有欲再刊者兩三日間訪問得的實即  
當如來喻作沈潛書蓋不欲虛發耳別紙批問謾以  
所見求是正不安處望痛賜摘誨今專遣人往候起  
居凡有可發飭幸無細大疏示近者論著及與學者  
問答併詳賜錄下使得日夕玩繹蓋道遠私居遣介  
頗費力故也

近者人還伏領教字所以誘誨飭厲者甚備玩復數  
四如親坐隅但歲前及販書人所附兩函則猶未之  
領不知其間別無它說否即日春序過半恭惟尊候  
動止萬福某罪逆不死奄經練祭時序流邁追慕摧  
殞殊無生意也示諭出處之際讀之慨然前書所以  
有請者政謂向來諸人類皆自有可恨若得培養厚  
閱理熟處心平者一出焉庶或有濟耳苟堂帖出於  
舉行前命則其意誠悠悠遷延許時而忽復出於義

誠無當也或改命督趣則是尊信之意加於前日矣  
勉爲一行以致吾義焉盡誠意而猶不合卷而懷之  
進退固有餘裕也不識高明以爲如何別紙批喻一  
一敬領諸先生訓釋自有先後得失之異及漢儒訓  
詁不可輕此真至論蓋差排牽合輕議下視之病學  
者每每有之誠當深戒獨中庸首句之注非無來歷  
意思猶竊意鄭氏特傳襲舊語未必真有所見耳良  
背之用前說誠過高而未切竊謂在學者用之政當  
操存戒懼實從事於夫子告顏子視聽言動之目馴  
致不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耳仁說克齋記及長沙  
之往來論議皆嘗詳閱長沙之論固疑其太寬如來  
示雖已明指其體猶疑侵過用處分數稍多更俟深  
思熟看當以所未曉處往請教以此便歸速不能俟  
也今嗣欲見過甚幸久不得親炙若得親炙因扣過  
庭所聞其益良多但裹十日糧其它皆不須辦蓋此  
間有同年潘景憲教授者篤信力學用工著實兩弟  
意鄉亦皆不凡近渠兄弟素拳拳歸心於墻仞前此  
累欲通書而未敢聞今嗣欲來欣然欲任館舍飲食  
種種之責渠所居相去甚近往來爲便而其家自有  
餘亦非勉強且爲人介甚與之處者只有  
責善迫切之過而潘頃歲執父喪極毀瘠如禮今免  
無寬縱容養之病

喪兩年以母老不復往調官所以詳及之者蓋欲吾  
丈知其實有慕用之誠而初非內交要譽之徒耳不  
然不敢以拜聞也泛舟榜帖幸檢至義烏刊精義初  
不曾下手也所欲咨請者皆俟後便

某既拜書矣義烏欲再刊精義者兩日詢問得方寫  
畢而未鋟板已屬義烏相識審詢其實而就止之更  
數日湏得耗也然竊本例賈高蓋紙籍之費重非貧  
士所宜勢必不能奪建本之售政使其不肯止亦不  
足慮若令官司行下却恐有示不廣之嫌更告斟酌  
一報蓋此介往反不過半月足可商量也然尚有所

歎者君子之動靜語默雖毫釐間有未到處要當反  
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巨細大小為本根之病則一  
也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者意其為心之正既而以  
雕鏤之費用度之乏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於自  
恕而浸與初心不類乎此非不識痛痒蓋吾徒講學  
政湏於日用間就事上商量似為親切故欲以未達  
處請教耳觀其生志未平之義亦恐當深玩也

某待盡倚廬哀苦日劇為學固不敢自怠然塊處索  
居無師友發明之益殊自惧耳仁說及往來議論婁  
寧玩繹所謂愛之理蓋猶曰動之端生之道云耳固

非直以愛命仁也然學者隨語生解却恐意思多侵  
過用上舉其用而遺其體立言者雖未有此病而異  
時學者或不免此病矣再答長沙書因性有仁故情  
能愛一段剖判明白而命辭  
却無夫子罕言及言仁之方之意願詳思之薛士龍  
自湖歸溫經從相聚半月甚歎渠甚願承教而無絲  
也今鬻書人告歸畧此附承起居度其到遲速未可  
前期故不暇詳悉劉質夫墓誌嘗有之否或未有所  
批示當納上庵僧榜帖

某闔戶待盡奄奄僅有餘息但索居獨學殊少講貫  
之益日用間視向來稍不甚廢情收斂持養雖未竟

不繼續却無斷獲詩功之病每取聖賢書平心玩誦

雖未甚得味然漸覺少向來

揣摩之失儻蒙時

賜教督俾得警省不勝厚幸魏元履不起甚可傷後  
事種種想皆出調護某有其子慰書敢望附達薛士  
龍歸涂道此留半月向來喜事功之意頗銳今經歷  
一番却甚知難雖尚多當講畫處然曾中坦易無機  
械勇於為善於世務二三條如田賦兵制地形水利  
甚曾下工夫眼前殊少見其比渠亦甚有惓惓依鄉  
之意義理不必深窮之說亦嘗扣之云初無是言也  
長沙嘗得書否近亦累月不聞問也通監聞嘗有所

是正亦既鑿板果否恨未得一見也今因新興化潘  
守經從云專欲求見匆匆附此起居它祈厚爲斯文  
護重

某待盡倚廬哀苦日深它無足言者示喻愛之理動  
之端兩字輕重不同細思誠然蓋愛者仁之發仁者  
愛之理體用未嘗相離而亦未嘗相侵所私竊慮者  
此本講論形容之語故欲指得分明却恐緣指出分  
明學者便有容易領略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工其  
原殆不可不謹也長沙近得書亦寄往復論仁及新  
定語孟諸說來論議比向來殊深穩平實其間亦時  
有未盡處且文因便當往同推也今嗣猶未聞來音  
不知今尚留膝下或已即路若遂成此行與眾中贊  
羨勤苦者游處相夾持想亦不無益所謂劉質美墓  
誌上內永嘉諸公遺事當屬薛士龍訪求士龍之歸  
蓋以近郡多有難回互處故不能安耳

某哀苦待盡它無足言者別辭今有報吝格以近制  
以事勢觀之恐未必得伸祠祿正協周之則受之義  
獨改秩有當商量處然前代於賢者不能致而就官  
之者蓋多矣竊謂少遠巡而受之可也若確然不回  
則名愈高而禮愈加異時有難居者耳君子之謀始

終皆舉之要須審慮也令嗣氣質甚淳已今就潘叔

度舍傍書室寢處不在其家同窓者乃叔度之弟景愈

年三十餘甚有志趣有意務實相處當有益叔

二於程試足可商量五六年前者為太學所已立定

課程令嗣當自寄程唯每日到某處則與叔度兄弟

借來不許過宅齋舍雖到某處亦不許獨來蓋城市

亦多端恐志未定或遷易耳自餘慮之所及不敢不盡幸少寬念

也別紙疏喻以不欲滯此介未得詳稟令嗣更留一

兵在此俟半月諸事及課程見得次第當遣歸恐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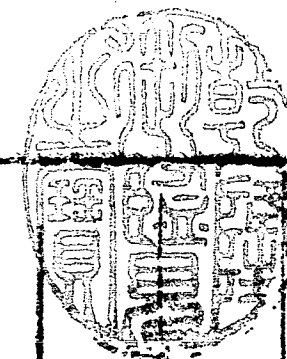
知其肄習居處之詳也周教授論語方借看併俟遣

此兵時縷縷求教此間方刊橫渠集斷手當首拜納

說文若無善本見令嗣說方讎校昨見劉子澄說韻

州方欲刊書自可徑送滬米令銀木也深酒言仁未合

處因便望錄示亦欲得思索也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七



